



第六章

別逼我們成為烈士

來到寶雞市了。

每當想到鳳翔就會聯想到用古箏獨奏替它配音，只是有時會誤拂弦，全是有軍人、軍校的不協調。到了寶雞應該選用京戲的文武場，大鑼大鼓地敲鑼起來，寶雞可是一個「大城市」。一直到我們由從大陸撤退，唯一橫貫中國由東到西的隴海鐵路，最西邊終點站仍止於寶雞。後來才由他們拓展到蘭州，再到新疆，再到中亞與歐洲鐵路接軌，這幾年已有貨車運行，是否有客運？那可是很夠瞧的東方快車，此點不得而知。

寶雞市有電力，有了電才有電影、有戲院，甚至還有一段日子上演話劇。全市最高最大的建築物是「隴海池」，乃建來專為男性洗澡的澡堂子，怕是三層甚至四層大樓房，建築的氣派相當驚人。民國三十年秋天我們到寶雞時，已經不做浴室改為警備司令部了，正確的稱呼應是「陝西省第九行政區警備司令部」，那位司令我見過，每年國慶日、國恥日，司令和專員都會出現向學生們訓話，每次都是專員禮請司令先上台，縣長比他們兩位，官職小多了。隴海池如何變成警備司令部的，是價購？是租用？是借用？還是巧取豪奪？說不定有人知此底細。

寶雞原本也有城牆，規模比鳳翔差遠矣，東門附近無城樓也無城牆，想必很早前便拆了，北門和西門仍在，尤其是西門城樓上還豎了一支高旗桿。我們學校在西城門外，上學時只要看見城樓旁的旗桿上掛了一隻紅色大燈籠，就知道當天可能拉警報，日本飛機會來轟炸。

重要的商業區都在東門外，叫東關大街，東關大街的南面過了鐵路平交道，一大片區域都叫「河灘」，是由逃難人群在渭水河邊組成的違章建築群，也縱橫成街道狀，房子全是蘆棚搭建的。星期日我常常和張賢政一塊去閒逛，裏面有摔跤的、說相聲的、賣狗皮膏藥的，賣綠豆丸子的和胡辣湯的。民國三十年以後對日抗戰已經進入第四個年頭，生活更為艱苦，一般人的生活水準都低。印象中寶雞市工商業發達，但未見到像樣的餐廳或飯店，說不定也有，重慶那時就流行「前方吃緊，後方緊吃」的說法，不然像司令、專員之類的大官到何處消遣？只是一個初中學生的記憶中沒有而已。

寶雞初中三年是我大開眼界的時代，除了看電影、看戲、聽相聲、吃河灘上的小吃以外，最難忘的應是看話劇了。是正式的舞台，有佈景、燈光，到台灣後曾經有機會向前輩請教，才知道當時在寶雞市領導劇團並擔任首席男演員的戴涯，是大後方相當有名的話劇演員和導演。我們那時看最多的自然是曹禺的戲，有日出、雷

雨、原野、北京人等，當然並不全懂，例如雷雨是後來看到了劇本，才懂得訴求些什麼。有一齣也是曹禺的劇本叫「蛻變」，主角是梁專員和丁大夫，有轟炸的佈景和效果，印象較深，另一個印象也深的話劇，不知是誰編劇，劇是「杏花看春雨江南」，故事全忘，唯，其中的佈景、燈光、音效如同置身雨後的江南，雖然那時，我根本不知道江南是什麼樣子。

有一齣話劇影響了我的一生，這話太誇張，影響一個青少年身心發育的因素很多，他自認影響深的未必是真正原因，反正我相信那齣話劇改變了我的思想方式，那劇的名字是「忠王李秀成」。我生平有閱讀劇本的嗜好，在台北的五十多年中很少有機會看話劇，但凡是到手的劇本，無論中外古今包括反共時期類如「音容劫」等，我都看了，來台灣以前也如此。但從未找到「忠王李秀成」的劇本，也不知道誰編劇，故事是說太平天國末期的忠王李秀成被捕以後，當然是殺頭了，臨刑以前他說了一大段獨白，同一年代的舞台劇如「售貨員之死」、「慾望街車」、「素娥怨」等，絕無可能有這麼冗長的獨白，但那時戴涯先生演得真好，每一句甚至每一個字都充滿了感情，十五歲的我完全被他的獨白所吸引。李秀成分別向已殉國的天王洪秀全以及東王、翼王等述說自己的愧怍，未能完成他們的大業，又向未來繼起者仔細叮嚀，最後才是忠王李秀成給統治者的

忠告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那篇忠告給了我太深太深的印象，我幾乎可以全部背誦出來。可是誰又知道，用如今飽經世故的語言和文字重述出來的，會不會歷經發酵和醞釀，已成酒精，有幾個字是人家忠王李秀成在舞台上親口說出的呢？但我還是要把記憶中的敘下，他說：

「你們，高高在上的有錢有勢的人們啊，你們以為砍了我的頭就高枕無憂了嗎？你們錯了，你們永遠不會明白，你們加在我們身上的各種苦痛之中，死，是最容易接受的，何況我們還會落一個『烈士』的好名稱！

你們，你們用慢火煎熬我們才更可怕，你們讓我們飢餓，讓我們受凍，搶走我們的一切，可憐那些孩子們也只能跟著我們挨餓受凍，手臂像枯枝，肚腹凸如鼓！來吧，砍了我，反抗、反叛你們的仇恨已經在我們的血液中流蕩十年，一百年，一千年，泥土裡全是我們的血！

你們，來砍我吧，即使是那一顆顆被砍下來的頭顱，也總有一天會冒出來，會聯合在一起，割你們的喉，吞你們的血！」

這，是瑪拉寇斯最早的原動力之一。

寶雞三年，日子越來越難過，物價漲了，爸爸的收入是否比例

增加，我完全不知道，爸媽也不對我談此事。只覺得每學期開學要交學費、買書、買本子、買文具，我媽都面有難色，有時是第二天甚或第三天才給我。比我更不幸的同學很多，其中之一是宋明清，他們家住在河灘，父母開一家小吃店。那天我依約去他們家時，他和他父親停屍在已無屋頂的地面上，他們是被日本飛機炸死的，他母親跪在地下不知如何是好。此事對我印象深刻，早在民國六十一年，我用此寫過一篇叫「渭水河邊」的短篇故事，登在聯合報副刊上，用「華年」做筆名。

還有第二位，他算不算是「不幸」，在戰亂時代很難下定論。他是如今所謂的「中輟生」，他只讀了一年初中便沒有再來，他很用功，曾經跟我討論過功課，印象較深。意外地，我們畢業那年到寶雞東邊的工廠參觀，那兒叫「十里舖」，乃大後方幾個有限的紡織工業區之一，工廠設在很深很長的山洞之中，陝北原本就是窟洞特多的地區，把工廠設在此處可防日軍轟炸。廠內都是飛梭機動紡織機，一個工人可以管十個以上的紗錠，他們的宿舍、餐廳也開放我們參觀。在參觀宿舍時，遇見了那位中輟生，我們是排隊走過的，他從學生群中一眼便認出了我，叫出我的名字，並過來熱情地握住我的手，似有千言萬語要對我說，怎奈隊伍繼續前行，我努力地想起他的名字，在兩隻手快要被迫分開時，才突然記起，叫了一聲：

「李杰」，我隨著隊伍匆匆而去。

他當了工人，誰知道未來五、六年的世局變化，誰又知道未來三十年的世局變化，安知他當了工人不是幸運之事呢？真正幸運的同學也有，他叫張賢政，張賢政的份量太重，得留著慢慢談。

寶雞三年，實在看了許多比李杰、比被炸死的宋明清一家人更不幸，更悲慘的人。你應記住，亂世人命不值錢，更正確地說是「窮人之命不值錢」，窮國家、窮地區的窮人更不值錢。最近看報紙，講到美國人對寵物的照顧無微不至，說牠們有食、有衣、有醫療、有飯店、有 SPA、有減肥中心等，那一版的編輯給這則新聞下了個標題：「美國狗命比非洲人命值錢」，其實編輯錯了。許多亞洲、中南美洲等地區的窮人有那一個比得上美國的狗命呢？我們台灣不在非洲，也不能算是亞洲的窮國家，但是回憶一下，九二一大地震、土石流災害、受虐兒童送醫被拒、夫妻帶幼兒燒炭自殺……天災也罷，人禍也罷，死了的是窮人多還是富人多？窮人的每一天都是災難，只不過「災難」被媒體報導時，才有人想到他們的處境表現一下「救災」而已。

寶雞有三多，第一警報多，西門城樓的旗桿掛上紅燈籠，上課就不怎麼專心了，待警報聲響，課堂一闌而散，我們三、五成群往學校後面的山坡而去，說是躲警報，等於是郊遊。在山坡上可以看

見鬼子飛機飛得很低，東關外當然是首要轟炸目標，偶爾炸彈落處冒出火苗，據說那叫做燃燒彈。第二多是槍斃人多，學校在西關外，槍斃人也選在西關外，沒有固定的刑場，有時一出西門，就在護城河邊斃了，很久無人收屍，害我們上下學都有點害怕，尤其後來我住校，晚上看了話劇回校，簡直每一次都是膽量測驗。寶雞的第三多是什麼？寶雞的乞丐多，乞丐真地很多。

我嘗想，若我不是這麼老，若我又有錢到世界各大都市，深入都市下層，研究各地乞丐的行為模式，組織規範，和特用語言等，定能寫出一部可以為世界文化史續貂的狗尾著作。我看過一本叫「北京風俗類徵」的書，是清末民初時編的，其中寫北京乞丐一題的就有五萬多字！

北京的乞丐似為一種專業，且有類似「同業公會」的組織，公會的委員們統稱為「桿兒上的」，京戲「棒打薄情郎」中那位老丈人就是桿兒上的。如今我們可上台表演的數來寶、蓮花落等，都是丐幫的特長之一。最妙的是北京朝陽門外天橋南邊還有幾處專為丐幫設立的客棧，店錢每晚一大枚，大清早一律逐出不許逗留。到了冬季，這些客棧還增加「暖氣設備」，是在大屋中挖一土池燒柴，大家圍火取暖。

書中說，這些人中不乏臥虎藏龍之輩，後生們紛紛藉機拜師學

藝，總之，丐有丐道，若無一技之長還幹不了這一行的。書中又說，最絕的一項專長是隆冬臘月時，身無寸縷行乞於市，僅以瓦片或樹葉遮其下體，見者無不桀然，只好丟幾個銅錢。接著書中還說，其實，每年十月初一始，分城設廠施粥，連續五個月，又按名給棉衣一套，這些人怎麼會受到凍餒？但是他們把棉衣都拿去質賣，得來的錢不是喝酒就是賭光了。

站在寶雞所出現的乞丐立場上，我還真有點羨慕滿清末年到民國初年的北京乞丐呢。當然還有更值得羨慕的，有位朋友帶我去參觀紐約的「醉鬼街」，這應為二十多年前之事，他很緊張地搖緊車窗，囑我千萬不可伸手出去，更不能用照相機。好像是夜晚，也沒有怎樣，只不過路兩旁有些人或坐或臥，仔細看，他們身邊都有一個裝著酒瓶的牛皮紙袋，還沒看到什麼，醉鬼街就走完了。他們，我是指北京那個時代的乞丐以及紐約的醉鬼，可以說是自己選擇了自己要走的路，人，原本就應有許多不同的路可走，選擇以殺人或被殺為職業的軍人固然可以配戴勳章耀威鄉里，選擇在北京街上數來寶，或紐約的高樓大廈庇護下以忘情水消萬古愁，也未見得有何不妥，重要的是，戴勳章或消萬古愁得由本人自選。

寶雞的乞丐不是自選的。

在寶雞無人用「乞丐」這麼文明的詞兒叫他們，一般均稱為

「要飯的」。寶雞是隴海鐵路最西邊的最後一站，經東邊戰區逃來的人，無論是躲兵災、躲水災還是躲旱災，若有幸搭上火車，在這兒也只好下車。有技術的去找工作，有知識的可以販賣知識，有錢的更不用說，女人不得已可以出賣自己的身體。窮人呢？例如那些原本是農民或者佃農的人，他們能賣什麼？又那兒來的錢買什麼？夠膽子的男子漢犯了搶案，了不起抓去槍斃，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，沒膽子的只好去要飯了。

我們家在寶雞所租住的是個大院子，居住戶數不多，可是不知怎樣大門總是打開的，星期日若是在家一天，可能會聽見三、四起門口呼叫：「老爺太太，行行好吧」的聲音，那就是要飯的來了。當時大家都窮，想討錢的去東關大街戲園子附近，說不定還有一絲希望，此等繞門串戶的叫花子根本沒存著人家給錢的想法，只求討點殘羹剩飯填填肚子而已。

那天下午我們家門口來了要飯的，似為暑假時候，我剛好在院子裡。一大一小，大的看不出來年紀，小的只有四、五歲，叫了兩聲老爺太太之後原本想轉身離去的，沒想到我媽把那碗餛飩條端了出來，是前天還是更久我爸爸沒吃剩下的，這兩天誰也不吃，早該倒了或給要飯的，可她留到今天才拿出來。我想阻止我媽，可已經來不及。那個大人鞠躬哈腰稱謝，拿出自備的碗盛了餛飩，迫不及

待地蹲下身子餵給他的孩子吃，趁小孩嚼食的當兒自己也猛吞了兩口，又接著餵他的孩子。不知怎的，我渾身上下一陣抽痛，也不知動力來自何處，我快步進屋，從蒸籠裡拿了兩個饅頭，交給那大人，只說了一個字：「給」，我就快步逃出了家門。

現在想想，我做的對嗎？絕對不對，為了止我的痛，讓爸爸媽媽痛，對嗎？

那年冬天到了，我和一位同學晚上出去看戲。看戲出來，沒想到外面下了鵝毛大雪，我倆踏著軟軟的雪，一路由東關跑到西關，過了護城河想到槍斃人，心中滴咕起來，我們故意大聲說著劇情以壯膽。快到學校門口，遠處有兩個凸起物體檔在路上，上面已經堆了一層厚厚的白色的雪，完全看不清楚是什麼，一個大點長點、一個小點短點，待到了跟前看見白雪層下露出的黑色衣服，不知誰叫了聲：「是人！」

兩個初中學生拔腿就跑，像衝百米賽那樣向校門衝去，再衝回寢室，並急忙關上門。

我鑽進被窩，很冷，很冷，又很久很久，好像有水滴滴在我臉上，我想伸手去擦時，聽見一個聲音：

「不用擦，是你的淚，你哭了。」

「沒有 | 我沒有，只是 | 」

「沒關係，我也哭了。」

聽得出來，是她，沒錯，甚至看到了她的樣子，和在號鎮見過的一樣，又成熟了三年。她繼續說：「除了哭，你還想了沒有？」

「想？」

「是啊，想比哭還要重要。」

「對，讓我想想看。我想，如果那一大一小兩個人，是在我們家門口吃餛飩條的就好了。因為忠王李秀成說過：『窮苦人們忍受各種苦痛中，死亡是最容易接受的。』要是他們死了，多好！用不著再挨餓受凍，再吃餛飩，再受羞辱。死了，說不定可以到一個大人小孩天天過年的地方去。」*

「那你還想什麼了？」她繼續追著問。

「想——忠王李秀成說，別逼他們做烈士，有錢有勢的人，別逼人過甚，逼他們成烈士……」

「不對！」

「什麼？我說錯什麼嗎？」

「是我們！別逼我們，逼到不得已時，人人都可成烈士的，對不？」

次日，同寢室的同學告訴我，晚上我一直說夢話，那一年冬季我快滿十六歲了。

是她教給我，「我們」與「他們」的不同，此後，我便是他們之一，是「我們」不再是他們。

* 「大人小孩，天天過年」是曹禺劇本「原野」中，男主角仇虎對女主角金子，所說他們共同夢想的人間伊甸園或桃花園。那時代的窮人或佃農，大約只有在過年那幾天才無需工作，且餐餐填飽肚子。

.....閱讀第七章.....